



沈生全集

後學賀熙齡
題籤

^ 16
2676
8



16
2676
8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序

敘小修詩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即著黃山雪二

新金
故
甲子堂氏
書圖

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釘釘傳以相
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
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
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
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
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
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
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

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
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
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
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
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
處自不必言卽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
又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
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

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摹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

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蓋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

夏曰甫先生全集 卷一 三
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
而沈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
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
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
路之感予讀而悲之大槪情至之語自能感人
是謂其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
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
離騷一經忿懣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謠啄不揆

中情信讒齋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
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
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
夫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
疑焉

題初簿罷官冊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二者時也夫居今之
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

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脫略之習而少脂韋斌媚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哉夫初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始以文章起家聲名藉甚當第矣不第教授里中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久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

謁選得吳門簿夫初君宜第而不宜貢何也貢於初君不宜貢士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於貢不宜他邑之簿事簡民易馭優游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吳門者百冗紛靡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爲令者尙不能無畫方畫圓之苦而況下於令者乎則吳門又於簿不宜操此數不宜而君又以實心行實政欲獲乎上隴游越射

夏中書先生全集 卷十一 五
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令
史非不任也不屑也初君者果若龐與尹耶卽
不然而以彼古心質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爲
儒者也使之雅步膠序刑範六館豈不亦師儒
之選哉而乃束之以下吏之事以至於名謗積
疑侘傺而去則深可惜也予又聞初君家居時
慷慨然諾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陰庇於民者
良多特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雖

然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
在然則上之人亦罷吳縣主簿耳非罷君也君
今失吳縣主簿耳君尚在也守已之行聽天之
命適來適去何忤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

敘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
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
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

夏中先生全集 卷十一
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元虛脫跡
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
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
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
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
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於
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
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

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
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
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
以爲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
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桔有
肉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
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於趣者也
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

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淨寺有聖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沈湎爲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盃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束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

不達且不休室中一破竈一折脚牀經年不見人惟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爲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窬竊聽以爲樂其一卽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爲碧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猿官鬼穴務窮其勝嘗從余於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三余嘗戲謂暉他時見閻羅脚色甚好看

閻羅決定饒你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
歷與酣聖大不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
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淨室學坐禪者余謂
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篋中常貯數
金鰥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灌歌余作秀才時
與之爲浪友後因年飢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
直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
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庵爲若

悔哉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
拂敢告之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若無菴
他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可
施也夫

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
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鞞紅鶴翎
不能不改觀於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

其隕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

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夫法因於倣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餽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餽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濶大矯之已濶矣又因濶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

續申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弊至以文爲詩流而爲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

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剽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撫腐濫之辭有才者誦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

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
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音
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
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
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
而潤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
者如睡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
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

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
文人爲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爲脫其粘而釋其
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
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執是以觀進之詩
其爲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
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爲之敘

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宏正間才藝代出斌斌

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歛
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爲大聲壯語吳中
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
道寢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
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
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
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全翻復殊可厭穢故余往
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

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
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
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
恪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紲詩曠而文者洞庭
蔡羽是也不爲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
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
川是也文詞雖不甚奧古然自闢戶牖亦能言
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時半學古立

意造詞時出已見者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畫
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
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
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
各爲詩人各爲詩故其病止於靡弱而不害其
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
一詩此詩家奴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
也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姍

笑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尤甚揆厥所由徐王
二公嘗爲之偏然二公才亦高學亦博使昌穀
不中道夭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
今之爲詩者才旣綿薄學復孤陋中時論之毒
復深於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之
東洞庭人以未染慶曆間習氣故所爲倡和詩
大有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
矩異而二公亦自異雖間有靡弱之病要不害

其可傳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
質若此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歎
時詩之流毒深也

敘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
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
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
取士者又一人士嚮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卽

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於平而平不勝取
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
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爲之也余謂文之不正
在於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
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
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旣不知學於是聖賢
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覓有如射覆深者
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

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指富家之困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由於不知學智窮能索又不得不出於此爲主司者旣不能詳別其真僞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

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哉門人某等畱心學問其爲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爲文者

敘梅子馬王程稿

余論詩多異時軌世未有好之者獨宣城梅子與余論合凡余所擯斥譏毀俱一時名公鉅匠或梅子舊師友也梅子的然以爲是而其所贊

袁中隱先生全集 卷十一
歎不容口者皆近時墨客所不曾齒及之人梅子讀其詩又切切然痛恨知名之晚也梅子嘗語余曰詩道之穢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爲格套所縛如殺翮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老嫗之傅粉其能獨抒已見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往余爲詩一時騷士爭推轂余今則皆戟手詈余矣余思非公莫能評者今所著稿具在其有以箴余曰是公

詩進昔余至吳鄉人有偕來者飲以天池虎邱怒發投諸地曰此何異水適家人有攜安化茶者出而飲之其人大喜立啜四五盞何也人情安於所習故雖至美亦以至惡掩也今公出詩以示人其怒不必詰其喜大爲可戒懲其所譽而勸其所嘆公之於詩也幾矣

敘竹林集

往與伯修過董元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

身中先生集 卷十
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古人筆意不
元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
肖卽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
見道語也故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
不師道善爲詩者師森羅萬像不師先輩法李
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爲漢不爲
魏不爲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是故滅竈
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所以迹

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爲新詩取古人
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迹
其法不迹其勝者也敗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傅
粉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今夫
時文一未技耳前有註疏後有功令驅天下而
不爲新奇不可得者不新則不中程故也夫士
卽以中程爲古耳平與奇何暇論哉王以明先
生爲余業舉師其爲詩能以不法爲法不古爲

古故余爲敘其意若此噫此政可與徐熙諸人道也

八識略說敘

性一而已相惟百千離百求一一亦不成離相言性性復何有是故非耆德大宿登相家之闡闕鮮有能涉性海之洪濶躋智嶽于層巔者也今夫天地一世界也合而爲娑婆剖而爲四州界而爲華夷裂而爲郡縣棼而爲聚落萬法齊

張城邑之姓號歷然一道圓融娑婆之名稱不壞性相之說理圓於此所以卽城邑爲娑婆者儼伺之所樊也謂娑婆非城邑者邊見之所執也卽異爲同同相本空由同觀異異亦不立卽未始是不卽亦非非未始非不非亦是向非身歷其境惡能窮其邊崖指其歸宿者哉夫識之相亦立矣奧矣前六易竟二細難推語其障則聲聞猶墮究其陰非互用莫盡是故趨寂而求

袁中書先生集 卷一
者知生滅之爲識而不知寂滅之亦識也如理
而修者知昏沉之爲識而不知精進之亦識也
標頓爲宗者知擬議之爲識而不知無住之亦
識也倚圓爲則者知分別之爲識而不知平等
之亦識也合之則娑婆見故煩惱卽菩提海分
之則界限立故湛入歸識邊際故曰惟佛與佛
乃能知之又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相宗之
不明久矣無際大師法中之虎竟一心之差別

洞八相之微芒略而非略見千月於指端言顯
無言總萬流於智海使該博者服其精當苦難
者悅其易簡法師之功德普矣哉

時文敘

舉業之用在乎得雋不時則不雋不窮新而極
變則不時是故雖三令五督而文之趨不可止
也時爲之也才江之僻也長吉之幽也錦瑟之
蕩也丁卯之麗也非獨其才然也體不更則目

不豔雖李杜復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時爲之也往余授京兆時嘗以士子文質諸齋矣余竊歎曰是皆嘉隆間學究飽廩粟者也惡知文評成以屬余則所取者皆一時新豔之辭而其所抹勒者皆蕪穢也余自是始知時藝之趨非獨文家心變乃鑑文之目則亦未始不變也夫至於鑑文目變則其變蓋有不可知者雖欲不殫力之所極而副時之所趨何可得哉故余謂

諸公文之極新也可以觀才不如是不足以合轍也可以觀時

顧升伯太史別敘

古今豪傑未有忘情功名者唯當不可用之時而求用與值可以用之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也夫士當其可用則爲龍爲蛇爲鋒爲穎當其不可用則陸沉衆中寧晦勿耀寧與庸夫同其庸不與智士同其傑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

非至聖大賢不能測識天下方倒懸危迫家操
戈而人盜賊此其時不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
可用投身刀戟之林瀕死不悔不盡其用不止
者張子房荀文若賈詡之流是也天下方治且
安庸夫高枕循資格而據上位此其時可用矣
而豪傑之士曰不可用捐棄世樂棲身荒寂視
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塗炭者梅福梁鴻司空
圖之屬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傑不樂

爲用而蔽賢爲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爲用者非
真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杞櫓之奸林
甫嵩之之媚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朝而
聞吾言亦旣虚心而聽矣夕而一人焉設爲虛
談以中之彼其是吾言猶是彼也干將伍於鉛
刀梗梓昏於鄧林騏驥惑於皮毛鳳凰迷於冠
鳥吾與之正言則嗔而詭言則喜其知足以知
天下之假氣魄僞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真丈

言中自外生全集 卷一
夫漢唐宋末季所謂賢人君子者其目大抵若是也其勢不至於僞士滿朝腐儒誤國不已豪傑之士孰肯樂爲之用者夫豪傑非不樂用者也唯夫欲盡其用而不可得故不樂也時事至此尙安忍復言顧升伯嘗語余曰僕今年乞差南歸往返可得一歲將以七月了虎邱八月了西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目天都諸峯遊屐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願得卜地一

區爲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觀之洞庭山水木石俱勝將終老於莫釐縹緲之間矣予聞之不答退而謂伯修曰升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若爾無必不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之世爲可用耶爲不可用耶他日復以問升伯升伯不對

送榆次合張元漢考績序

今時外吏之難至縣令極矣縣令之責甚重而

權甚輕責重則一邑之一供一賦一飢一寒皆倚辦於我而權輕則時有掣肘之患民不盡良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則民日益驕爲縣令者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嚴家之保母慄慄然抱易啼之嬰若之何能罰必而令行也朝而謁於道望塵而拜焉暮而謁於郵望簷而拜焉小如一茶之供一帷之設皆長吏躬親視之小不如法門者皆得而訶責之其當意不足以爲功

失意令且懼叵測將折腰謝過之無地也又今時詢而立當上者多中官礦使其所誅求能必行於民而其論奏能必行於吏逢其喜則人疑其品逢其怒則又有不可言者非如從文字得官者可以理論而情格也往余令吳碌碌二載幾至委頓然是時礦稅之難未有也適余舅太原令龔維學書來云近日外吏橫遭百六而榆次令張元漢以臥理稱其民懷德而畏威諸上

官意無所不當其調停稅務也百姓不見徵會而大滑無所用其奸又云晉中近年搜剔殆盡卽有不肖之心者亦無所用其墨故廉吏之著聲難而元漢最以操見知兩試邑大小頓異元漢卓有循聲經三年餘元漢之禔躬如一日而百姓之戴之也如大有之歲其理繁劇也若劍之揮空而良庖之割也余聞之歎曰此異才也今天下多事極矣得如元漢其人者碁布海內

雖礪說交橫亦何至決裂不可收拾哉元漢者

余同年友元平弟也

元平往為

歷城亦以循吏稱單

父河陽之績著於一門真異事也元漢時報政得最考伯父母寵命雖不載錫而榮名則益籍甚公卿間矣愧余不文不能宣揚萬一辱余舅命不敢以拙陋辭爲述其略如此且以志作合者之難張氏吏才之盛也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西曹舊稱清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飾之士嘉隆之末天下太平士大夫緩帶而談藝競爲復古之詞以相矜尙一時學士翕然宗之而西曹之人十居其九流連光景鼓吹騷雅諸曹郎望之若仙故當時西曹視他曹特易數年以來文網繁密當事者有所平反輒加訶責爰書之牘不足憑按大司寇惟仰屋太息不能爲治獄計故今西曹視他曹特難夫今之桁楊三木者或

大臣或言官或曹郎或外臺郡守與州縣小吏也罪在臣誠不難持三尺之憲然或有出於中官之羅織朱邸之誣罔及奸民之訐奏者此其漸何可長也夫人臣知而不執則不忠執之則其事又有難言者若之何可以保全善類使上不激而下不寃也今中人之虎而冠者纍纍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問者方纍纍而進也言官交章爭之不得矣九卿爭之九卿爭之不得矣

宰相爭之宰相爭之又不得矣勲戚大臣皆爭
之爭者愈力持者愈堅夫以言官九卿宰相勲
戚之所不能得者而謂刑官必能得之此萬萬
必無之理也然謂言官九卿宰相勲戚之必不
能得也而執法之官遂依違隱嘿付之無可奈
何此豈立法立官之初意哉余謂雖張釋之復
生當不知何以處此矣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
所措手足諸公佐京兆清而才端方凝重冰時

岳立又大臣後雅知國是當事者以此任屬君
其有以知君矣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
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
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
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

其求佛於聲色之外世蓋無幾也後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爲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魯法師某刻

金剛證果屬余爲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爲取相之譏者爲之略述其槩焉

浮山九帶敘

古德如黃蘗臨濟諸普說未嘗不談理然字字壁立機軸各出何嘗有理後世全提向上自以爲出格之機已然聲口彷彿語言雷同似有軌則可遵者則亦何嘗非理也故余嘗辟教僧如開場副末敷衍家門而已少林宗似提弄家初

看頗駭觀聽久之未有不厭其複者浮山錄公
受葉縣省鉗錐其精如玉出語如風
如電豈肯入傀儡場學他人提弄者末後九帶
未免攢入被袋何哉昔有霜姑多年不御鉛華
一日爲其孫啼哭甚遂簪花傅粉以悅之何則
愛有所專故也夫九帶者亦錄公之花與粉也
可以止哭錄公不惜身命爲之而何暇惜夫語
言文字之落草耶朗日和尙今之遠錄也年來

亦有霜姑之癖再爲浮山流布花粉觀者體悉
二公苦心幸無於居士註脚下承當也

敘尚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
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
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
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
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

東野先生集卷一
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
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
一累於理一累於學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
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高氏世有文譽而遂
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爲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
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
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
甘味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

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
如響榻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公以身
爲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
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
人或有至有不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
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高氏三世之藏吳
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邃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爲
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

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廉公之往甫廿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吳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博於取材而藻於屬辭比之遂溪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蔚霞起豈黃頭厯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

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而恥言文最爲惡習獨高氏能世擅其業噫彼安知烏衣諸郎爲史所豔稱若此也

敘曾太史集

嘗怪退之論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病夫交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爲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

僻者當時以爲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
文昌輩猶有遺訾其歎伏以爲絕奇不可及者
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
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
不爲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
諸君子所膾炙者謬以爲非遂欲去同取獨世
爭笑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爲近古過相印許
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

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鹽之癖世之笑之
當有甚於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儻傷
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爲
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
爲刁斗爲樓閣敘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爲江海
爲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
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爲同調者此其氣
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實同

嘉中前先生全集 卷一
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爲詩異甘苦其直
寫性情則一其爲文異雅朴其不爲浮詞濫語
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
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是其
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
下士聞而笑者其於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爲
老衲所嫻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
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

然問故曰渠愛人哭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
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卽文章見
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監司周公實政錄敘 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爲政
者獵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爲俗吏事嗟夫事誠
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爲俗誰爲任事者此
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

何也冥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譽
鬼神也無才者之所跳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
物也經世之實畫也晉之君子喜爲清談而陶
士行爲荊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
私稻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
之南渡不卽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
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
通三海修十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

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
役宋之恥所以雪而強敵不卽鳴鞭者俗吏孟
珙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
此荆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縉紳先
生哀衣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綜覈少衰
筦庫糠粃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蒞荆土
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政其大者如繕城浚隍
興學積貯清屯恤郵量淤湖去浮糧等類皆王

政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
大都幅幅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挫然亦
以是見伸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
深山松柏飽歷風霜愈見遒古蓋公之才識卓
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
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
僉晉卿秩此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
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政於

天下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侍
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政一
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
行矣異日荆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三之

陶君枕中藝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
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爲風者多出於勞
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爲藻於學士大夫鬱不

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
同門友陶孝若工爲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
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
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
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摯
故勞人思婦有時愈於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
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爲文而病之情
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暇飾也

是故通人貴之

謝于楚慙山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
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爲僮夫而謝客無
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紈綺終也惟云詩能
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疎一不合也氣
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縉仇
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

袁中書先生全集 卷十一
一於此皆足以窮而况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二
朝廢養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
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
年初於歛再於白下於廣陵於燕市每見必以
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於柳浪衣上塵寸
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
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
嘆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

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
子瞻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
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
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余深山是余大幸
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
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
業焉

識伯脩遺墨後

袁中書先生全集卷十
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
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
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臥皆山林會心
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卽笑之曰兄
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
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
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
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才得

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尙二十餘年未可謂不
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尙自以爲達故其詩
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
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
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
分司優游履道尙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下壽
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
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

嘉州府志卷之十一
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
載夫兄以二老爲例故以四十歸田爲早若弟
以兄爲例雖卽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
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
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於
梔子樓

壇經節錄引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燈分派別苦

不可詰而智者了之唯是一法初祖曰心如牆
壁可以入道大鑿曰本來無物何用掃除是卽
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蓬之前麾也一切五位
三句玄要科揀總不離是夫扃篋閉鑰以防盜
也而盜之竊篋也唯恐鑰之不堅我以干櫓禦
而彼卽竊吾干櫓以來故曰爲之符璽以防之
彼併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魚或科斗
或虎爪以示不可測而僞滋甚然終不得廢符

唯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得符乃益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以爲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爲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知今之讀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爲古人如是平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囂然百出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道何過法立而做生做更而法移法與做自相

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得已而有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實哉壇經符之始也中頗有贗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之愈故略刪其贗與其俚而複者要以天下有道守在四夷雖符亦無所用之矣

賞心集引

雨中坐草堂閱明教所哀賞心集用心良苦如好方人處處覓方或做簡冊或田翁野嫗或叅

訪道侶所有單方異藥盡人手籍凡天下秘密之証與不可救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驗者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可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值諸人以不善病病吾方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秘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秘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諺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

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脉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覓也其人媿服明教徧歷方藪儲藥如坵余適有覺病乞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爲檢出不然吾不善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人者客予里善談陰陽生尅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內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爲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村鄢草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遇病之過泥於治之過

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一
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尅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郝公琰詩敘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爲質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之什卽今之窗課也今代爲詩者類出於制舉

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今雕刻穿鑿已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藝之沈宋也至太倉而盛鄧馮則王岑也變而爲家太史是爲錢劉之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公琰爲詩爲舉子業取之初以逸

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
晚以刻其思富有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炎年少
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逃
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
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琰哉

張茂才時藝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才張君時藝若干求評余
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

輒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
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
佳若使余以爲佳則彼亦故機老錦非復入樣
花纈也余友潘去華爲場屋老手往年官璽卿
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搖手曰時過矣恐
悞君君以今日之袁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
生正君君所尚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
之治其能悞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

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讀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爲非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則與其不知也寧爲可知遂喜而識其端

吳長統行卷引

宋有詞客貌竒陋客遇之輒得不吉久而人爭避匿無敢與遊者客益困欲死不得一薦紳憐

之曰是子雖數竒豈能崇人耶因筵召之一坐盡駭愕走者半數日後主人罷官筵中人非病則蹶無一免者嗟夫世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此極者耶今長統貌雖古然陋未甚其窮非以詩蓋窮而後爲詩者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而要不能厲人願今之爲貴人長者見長統幸且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蓋以身試之矣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善治者不擇民猶善將者不擇旅也是故擇物而試鋒其鋒必濡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民非矐於子高也益州之治首尾於張復之而革於代者民非怙張而醜代也比屋而托者猶是民抱贖而從者猶是吏一日更其所蒞遂使淳頑異俗而巧拙易性故曰地無夷險夷險在人蓋余邑之病令久矣而錢侯來政始舉邑雖叢爾素稱劇一城如斗大江水割其址且半廬居柴

立巷陌凹凸然市晝冷先聖無官邑大夫無後宇郵署之積不芟潤不覆軒轅之使旁午於道令日夜持手板不得休羸騎敝卒以充往來稍不如意則棄車騎各鳥獸散令且以是得過胥徒冠而蛾眩朱紫令詰之不得俗慄悍快訟相軋以穿輪公帑不以時鐃索之聲琅琅道塗持籌者盈縮其額餌其半公家之籍不如令甲令往往注下考每歲終課堤役里閭騷動猾民黠

袁中書先生全集 卷一
四
吏倚爲谿壑而堤頽削如故諸青衿睨其旁持
短長高步濶袖令煦煦然如慈媪之於驕鄰故
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爲余言前時有楊侯
稱能吏以高第遷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
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四三年近者數月一
歲輒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卽邑中士民亦謂茲
邑果足以厲令雖宓子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
措手也錢侯來甫閱歲數仞之宮巋然官寺區

署敝者更蠹者飾江上爲層堤縱橫之縱者以
捍橫者以衛邑人士鄉土之心始定市肆漸豐
樂入塵之氓以歲月至民供輸無追逮者恥不
先比問功曹書文字而已鈴下備傳呼無他指
使誕辭者匿而去訟庭常虛日高春則已放衙
諸縫掖以文事至揖而坐句摘字商移甲乙不
厭以公事至假以溫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論以
不直被摘至示之三尺已心懾則以情寬譬之

其人乍慄乍溫士無不戴且伏郵驛之客所至如舍供具侈饒吹騶卒皆奉成命無敢譁者直指使廉得其實以治行最聞於朝會漕使者亦上侯治狀夫今之黃童白顛猶昔民也高冠長裾猶昔士也陽侯之波非偶恬而窮奇之腹非有厭也羈鞅絡繹不減於前錢穀簿書不縮於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囂今也熙昔爲瘠藪今爲腴鄉影表雖神不捷於此由此觀之令待地

耶抑地待令耶侯爲人豐頤廓額精神舉體操潔而度充機活而才捷史稱劉道民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邑侯有焉夫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侷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寬行其清故無苛情以虛用其裁故無逸照霜雪以礪之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叢爾也異日者行之天下書之史冊當與京兆益州

袁中書先生集卷十
並傳高第云乎哉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虎者張甚郡邑之良泣
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爲侯危侯笑曰不
然此蒙莊氏所謂養虎者也猝饑則噬人而猝
飽必且負嵎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
驕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橫甚荆
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

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於田驛
者哭於郵而荆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
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論父老曰是釜中魚
何能爲戒一切勿囂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
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
聞之嘆曰今天下爲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
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
羣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吾務其張而

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於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於璫與邊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劑其人不死於病而死於攻今觀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倖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爲人豐頤廣額一見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

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爲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徹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儔者余弟質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爲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舉畧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送徐太府見可人計序

黃平倩太史嘗爲余言徐君見可者今之子長

袁中書先生集卷一
也余既得鳩茲集讀之良然無何而公以治行
高第移守南郡郡劇地也乘貂虎之後官務百
脞而民屢病公裁斷如割陰以寬調諸困者朝
而百牘未日中剖焉士之執舉子業者盈庭公
摘瑕指瑜無不心折民之羸者老者偃而杖者
囂然集堦墀公目而指之曰某宜散宜飲宜某
法餌畧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池之圯者無不
飭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藻

心也而吏幹若是龔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固於
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詘
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詰曲無不極情之所
至今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
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詘常
調而自伸其才者也故曰文章與吏事一道也
今之握鉛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爲吏遂
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

袁中書先生集卷十
訓詁耳壯而成名迫於應酬之不得不然間一
習爲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復不暇故時藝與古
文詞貳貳之則交病漸靡實然公秀發之才出
之有本故卒然而藻之爲文飾之爲吏繩尺之
爲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問學功
邃抑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貳之者也今公
北轅而子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
倕之室也然余於公若有宿契而公亦若謬嗜

余者故不敢以拙陋辭日者手致一函見示云
入秋久病病而漸以癯賴兩耳架格進賢余躍
起曰太守癯矣而百姓肥夫豈獨一郡國哉異
日肥天下抑亦是政也是文也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治
鑄之功首寄之郡若邑之爲博士者博士任重
而權輕所教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

者彛倫之堂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右禮樂其教行則天下泰教不行則天下塞非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邑者而其官乃至不得與長吏肩無論直指校文二千石諸大吏降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北面而奔走之如其屬兢兢然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爲弟子員者又多高心濶步方領大帶仰目而視如所不屑其賢者可以理論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

難視驕百姓倍蓰使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而御不可刑督之驕子弟是猶縣九鼎以一毛而帥諸嬰以紅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遷吾邑論邑諸生畏而愛之朔望課其卷繩以程朱之脉無不肅者暇則進之道先賢故實君饒吏才當事者委署委堤皆有能聲語具別碑中先師殿圯君毅然捐月俸議加脩構直指而下賓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蓋未有

袁中書先生全集 卷一
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屢遷而得
儒秩饗者以爲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爲但自去
其輕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邑吏者也蓋余嘗
授京兆未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曹三遷
皆領諸生同志嘲余有青衿緣他日或爲校文
但不知措大運何日脫耳今余亦以此嘲君他
日其爲六館乎兆三之矣然則君與余皆有青
衿緣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難也

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尚璽卿潘去華忘齒交余兄弟深相知每與余
析易義余輒倒而余間出一語去華未嘗不心
醉也去華善人倫嘗言敝邑兩佳士其一爲姪
伯和其一余持國也持國爲余同門友故雅相
得而獨以不識伯和爲恨旣官吳閭小修弟來
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器識歲戊戌伯和第春
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拘酬答例司閹者與王

人意不屬一再刺門止未幾伯和令潛江潛故
荆岩邑今雖豐淨屬則猶昏齒也山居以來守
龐公禁不敢以一字通顯者故雖素所傾渴如
伯和亦竟絕書郵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
余柳浪談今時循吏輒首伯和所謂催璫折健
冰其身而利其頰者出其緒餘已自卓絕一時
要以潘氏家學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奧域
是未足以盡伯和也今征車且戒路矣闔郡邑

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惟是尹之緒餘而余
所傾重顧不在此外弟陝亢之公秋闈首拔士
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師行余不敢以誦令
尹者誦辟之古鐘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款
識者款識夫時流標目則亦士林之款識也余
雅重之故特述以爲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爲關尹者若而人而獨與今

葉公敬君善敬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
大儒將遺畧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於髮
甫下車卽除一切厲政一錢必籍掌故商民戴
之若慈父母或者虞其報滿將不申格且有罰
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趨竟無負額余聞之
嘆曰葉使君心密而機靜經世才也夫聖人之
搯天下卽操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也泉府通
焉後之君子輕試其才于錐刀緡籌之間故其

術止於桑宏羊劉晏而其究竟爲士林之不屑
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侈言理財也
而其心近疎氣近躁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
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敬君公事之暇輒
進諸生商略性命無一語不入解間托爲舉子
業以暢舊旨無一語不中聖賢窾奧以至六書
四韻皆辨析毫髮雖紛龐叢雜之中而幽閒自
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躁二是真學術

也操天下之密樞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於唐
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苛於間架手實使君此行
試以密心籌所以復天子及司國是者昔者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
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
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
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財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

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
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
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
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温公之未盡用
也今上英特之姿恥不爲堯舜區區嗜好之
篤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喻其然豈誠
不喻抑心未密耳行矣使君天下事煩君者不
少唯真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關事畢且暫釋

負也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
七秩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
先生命日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顛盍爲一言以
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
根之堅寔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千雲薄霧
而其榮瘁消長唯根焉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

孝廉弟蔚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萼榎楠杞梓之
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
天下之爲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
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
指王父行爲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
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
數也屈指夫人行爲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
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爲母氏者若干人也

袁中郎先生全集卷十
五七
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焉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爲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
一門佳話也爲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余家
族屬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
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
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鵲峙
瓊芬蕙列又長支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
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

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夏言也宏曰母內政修
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爲長一切國課
戶訟受成議於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啐治辦宗
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
功在祖宗者也伯旣卽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
酸和丸課子賢書旣登馴取上第撫異母子如
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
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緡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

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啓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斯實錄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飲極謹酒行無算而退

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托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玉銅鐵之資於世也而其脆爲石蓋必有冲厚

鎮奠之質而後能孕天下之材以爲世用菌之生也以朝夕萍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托者脆也百圍之木必於崇岡五年而一榦十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榱題之用施於朝廷而被于天下故凡物之爲遠施洪受者必其母之歷大春秋者也余友李獻夫母曹夫人年八袞精神炯炯如壯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登賢書也乃在強仕之後蓋余嘗閱薦紳先生起家

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於黃
考者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知天地之乘除造
物變合遲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場屋老手
托于堅而窘於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宣暢不
盡然一宣暢而其望干霄非一兩一膏之滋息
所能校榮潤而程功力者也余以母之貞恒驗
獻夫之^發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以獻夫之發遲
而用大驗所托之非常故知母之爲高陵喬嶽

也獻夫爲人開爽敏捷果於任而敢於言胸中
有蓄吐之唯恐不盡而其文有奇氣沛然若瀑
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爲主獻夫之用世余以
氣決之非臆斷也蓋天下唯至翁生至張山以
翁爲體而夭喬以蕃爲用故唯母之凝結乃獻
夫之所以發舒也母女於曹而失怙最早言笑
不出於閫以女則淑相夫子以事翁若姑甘貧
而聚順以媛則賢課其子有成立爲世顯儒以

母則式母蓋有仁者相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有後也蓋於山之蔚然鬱然者觀之

西京稿序

往予長五湖徽之治去湖近時從墨客所見徽之詩近代高手也已居燕結社葡桃棚下諸韻士日課方外言以詩爲塵務不暇構也徽之旣校秦士坐臯比談六經擯異端而後騷賦固其

職余適以拔士入秦不同職而同具蓋於此道列戟矣場屋後徽之偕余入韋曲寄宿元裝塔下徽之手出一編微言醒語與終南雪色爭秀余笑曰此非彛倫堂上物也夫詩以趣爲主致多則理詘此亦一反然余嘗讀堯夫詩語近趣遙力敵斜川而紫陽去廬山以不見三疊新泉爲恨千里乞繪以快一觀此其高韻未可與深衣古摺道也徽之詩秀潤道逸如晴嵐之釀色

秦士之文質而少致試以徽之之色貨之水清
石碧矣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十終

